

江夏縣志卷之

武昌府江夏縣知縣陳元京纂修

藝文

文苑志爲本邑人文而作也藝文則兼採他邦之士或觸境感懷或因時紀事如郭璞之江賦禰衡之鸚鵡賦崔灑李白之鶴樓題詩班班可攷其蒞任茲土者爲地方起見圯者修之原有者改置之本無者新建之勝地古人又表揚之詩歌傳記碑記雅多著述至江邑擅才名者各出其胸中所積與目中所見發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御製

歷代御製

唐

元宗貶韋堅爲江夏司馬詔

書曰無總貨寶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則古先哲王不聞好貨正心明戒無易紀律然法貴變通司宜平典罪止其惡過從寬宥庶乎有勸冀乎有懲韋堅是司潭漕妄事興易餉遺朝廷計其積贓數目甚廣朕以衣冠

之士豈征求之而姦回之人是爲抑與韋堅已別有處分所司一切不問咸令自新冀有廉隅成予德化各司變節無貳過焉宣示中外知此朕意

憲宗授李鄜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凝成庶政必屬於長材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况參酌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舊德將諧且瞻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鄜性惟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御製

二

直方器本宏固冲敏足以成務通明可以質疑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遠畧歷居雄鎮累服大寮臺閣藩方動留成式資爲重望綽有餘材必能翼宣鴻猷導迎嘉祉用是徵拜陟於黃樞竭爾訏謨司我號令法期畫一俗俾康寧寅亮庶工屬在良弼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勲賜如故

宋

理宗敕賜靈泉山張忠文忠孝節烈坊

朕閱嶽欽盡節之臣如侍郎李若何宰相何桌曠世不數

覲也故樞密院張叔夜勤王死勤終於白溝河妻蔡氏媳
王氏俱投井長子張伯奮次子張仲熊抗志不屈痛哭自
刎三子張棟死於太白山下一門之內臣死君難子死父
難妻死夫難朕甚憫焉查得棟子張芸與逃往江夏著本
地方官修祠立坊以旌忠節子孫世補太學生員一人奉
祀生一人三年授太守永垂祀典焉
明

太祖詔武昌臣民

予以渺躬荷天地百神之眷戡定綏寧疆宇日闢迺者陳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御製

三

友諒弒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興問罪
之師以慰來蘇之望滔滔江流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
生樂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所以爲君禦災捍
患至終身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歎羨不已我洪武
十四年夏蠻谿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陟崇山峻嶺之將
帥兵討之爾時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旁卽請願
行朕不覺興歎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

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
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莊爲子孫世祿嗚呼勤忠不
怠禦侮安民非卿者誰故茲敕諭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御製

四

藝文疏部

論九品官人法疏

晉李重

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惟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非經國不刊之典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民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漢草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承魏雕弊人物播越士無常朝人無定處即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舛錯與古不同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五

謂九品即除宜先開移徙且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不分而自均建樹官司功在稽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聖王知天下之難從事於其易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雖竭智慮無益於治人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禮讓日隆矣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於後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膂

淮南江西爲其腰背四通五達古今用武之地而本
州城壁因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爲憂夫鄂州比之
沿邊州軍雖稍近裡有大江之蔽然自州向東數十
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光州纔三百九十
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爲此非內
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禁
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爲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爲
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諸軍例皆起發惟留水
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

西或有逋寇可爲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不聞內外
惟其戶口兵財所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
而無財有財而無兵徒捐功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
城內外生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
聚誠得而城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
爲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爲向來
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爲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
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
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

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倍
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臣非
好勞而惡逸顧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厚冒而
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
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闕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頗得穀
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
有司拘文往往使用淮折之律奪田還之臣以爲在
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彼良田故

爲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
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
重稍值豐歲一概奪還臣恐從今以往當不復贖人
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
者得比見錢書其直於契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
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輳諸州
配隸強盜兇惡貸命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
本州穿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爲額臣到官之後已有

六百餘人見今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通逃隨頂名字滋長姦僞臣今隨時開落少捐外來頂名之弊並乞下有司令且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緩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爲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臣欲令

民間因時之隙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跡連歲不耕卽許剗請其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稽檢又在法有酬價交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盡地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畧因此終身爲賤誠可矜憐臣權贛州捕治土

人往廣南盜牛者往往並掠其小兒以來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籍江南販到其小者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豐豐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宜使民間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爲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入爲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閉年深豈無愁歎謂宜

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於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十事疏

明 鄧 貞

其二曰吏部職專選法洪武中內外諸司官吏俱有定額今冗員甚繁日增於舊非任官惟賢初意凡各處考滿官到部當辨其賢否優劣年勞久近以爲黜陟今有積歲至七八考不得遷一級者有暮年未滿卽陞數級者凡進士

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今驟除方面躡躡華要者亦有除授
佐貳沈滯末僚者何弗倫也至叅補吏典立選撥正撥之
名此吏部之弊也二曰戶部職掌錢糧出納尤當慎用今
各府州縣稅糧或有經二三年四五年不完者本部恬不
爲意每年止以催征爲名紛然遣官在外有一二年三五
年不完者惟務剝害良民以致田里不安賦稅多違本部
明知其非皆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旣已送納到倉而官僭
人等通同盜賣虛出通關亦有未曾送納到倉各府州縣
黃緣爲姦僞造通關奏繳到部此戶部之弊也三曰禮部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十

職掌禮儀凡各彝朝貢使臣至京隨當具奏接待如儀不
使遠人缺望今飲食供帳委之會同館應賞賜者故意遲
留又有各處彙民土目來貢者往往不卽奏達止令於會
同館聽候或十日半月不引奏者或已進貢不卽發遣此
禮部之弊也四曰兵部職掌兵政凡天下軍馬多寡虛實
當周知如某衛某所見在軍馬若干欠缺逃亾若干時常
點檢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優游度日兵務廢弛馬政
不修軍伍不整有經三五年十數年空缺不補者馬匹孳
生有三五年拖欠不完者以致各衛通同作弊互相蒙蔽

貪贓壞法非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五曰刑部都察院黑白不分是非顛倒令人無所訴控亦有淹禁三五年十年者皆委而不問審決之際所在官司畧不究心以致死於非辜大理寺職在祥刑一概蒙隱隨其輕重高下不能有所辨理真若癡愚旅進旅退此刑官之弊也六曰工部職掌造作今所急務者惟行在宮殿其諸造作皆可隨宜乃不度民力不分緩急買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動至數千萬計民受其害不可勝言且匠有連年服役不少間者有經年買間在外生理者有狡猾託故而逃避者致役使

不均人心不服舊制凡軍器除存留操備其餘皆令入庫遇有損壞或補造就各衛軍器局修治不許私置近有無知小人私帶軍器及私藏其家或公行貨賣不知此等軍器何人製造舊制官府買辦物料止收本色今貪利之徒一概攬納不收本等物料而折收鈔貫等項恣肆貪殘吮民膏血此工部之弊也九曰洪武中各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各有統屬今擅將別衛軍士入伍又行招納逋藏逃匿此軍政之弊也十曰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卽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貨賄軍伍空缺差人

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該管官吏徇私作弊不行舉發
又有勾解到衛受贓故免反以差使爲由不令服役此軍
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今日急務宜令所司各舉其職而
後天下之治成

上建文防微疏

張添祐

天下之物莫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臣以爲保治之道竊亦
宜然不觀夫物乎太陽未升於中天曦微耳而觀象者知
其必登暘谷而沈滄淵鴻鵠未孚於鰈痞塊耳而辨物者
識其必橫六翮而翔八旻物類昭然可觀矣從來禍有所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十三

基如旨酒亾夏而象箸覆殷是也釁有所構如介雞亂魯
而爭桑挑吳是也怨有所階如鄭以食鼂弑而楚以裘佩
亾是也愛有所兆如衛以好鶴喪而周以裂繪東是也廢
興有所倚如楚以三戶亾秦而翟以女戎勝晉是也災祥
有所應如武丁以雉雉興周而王偃以生鸕滅宋是也故
魚貫在陳而已戒於龍虩燕啄之禍玉食在御而已監於
糟邱肉林之侈土木未興而已戒於璇宮瑤室之荒草車
未試而已惕於盈野墳巷之慘在人謹之於微耳昔者紀
消養雞十日而虛憍十日而盛氣又十日則木雞而衆反

走矣防微是虛憍之去也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兄子弟相戒夫衽席之上觴豆之間其爲畏途者多矣防微是父兄之戒也東陵之瓜布於陰谷稍傷其膚則苦不堪食防微是傷膚之說也積泉出於崑崙清可鑑鬚眉迨至放龍門決大陸障兩涘則不辨牛馬防微是澄源之道也古語云盈防其溢高慮其危若奉盂水以趨一經踏趾而憂其或跌也又云賊或在內虎或在旁若寄千金於躑蹠之前而戒其不虞也今國家之勢譬若止水之防時爲修葺不過一豎子之力迨其懈也一蟻之穴奔潰四決以千夫塞之不勝矣燕藩之防得毋類是

救荒全民疏

張添祐

三代以上有荒歲而無荒民三代以下有荒民而無荒政故荒政必講於未荒之先而不講於旣荒之後也國家賜賑恤之恩蠲逋負之令德澤非不汪濊人民非不慶幸然而富家大室不能安枕而寢窮鄉下邑尤有接足而僵者無他皆有司奉行失旨之過也夫有司右鷹鷂而左鸞鳳一遇凶年有死而已稅安在哉鬻妻孥不已而分派於親戚分派不已而借貸於富室吁嗟貧民室若埽矣此府縣

之虐民也然府縣其小焉者也撫按寄一方之命而惡聞
災荒以撫字爲拙以催科爲工則州縣小吏烏得不惴惴
焉日鞭其民以希薦贖乎此撫按之虐民也然撫按其小
者也巖廊之上持握鈞權而法網未除督責愈急卽有一
二赦旨不曰畫餅則曰故事嗟嗟小民烏得九闕而見天
日哉人皆謂墨吏已去郵傳已清軍額已減而賦役已均
臣以威行於小吏而不行於大吏墨吏未盡去也當路之
官節旄未至而有司且斂膏脂以待矣郵傳未盡清也缺
者之丁卽那移牽補存者之丁則色變股戰軍興之額果

減乎日日量田祇以開吏胥之姦朝朝丈地適以墮兼并
之計豪右果禁而賦役果均乎邇來吳越全楚水旱頻仍
而小民不敢聞之有司有司不敢聞之監司監司不敢聞
之朝廷致令羅雀拾椹而啖析骸易子而食異日百萬之
糧安從出耶自元末以來勦賊破敵干戈未息蒼生塗炭
赤子流離陛下所及知也卽休養數十年瘡痍尚未復生
齒仍未繁陛下之所及見也况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未有
區畫民必流亾設也潢池一警東南必有荷戈而起者則
救荒之政所宜早圖也臣嘗計之太倉有十年之積太僕

光祿幾十萬之贏節宮中一事之費可存數十家之產慎
左右一時之賜可活數十萬之命請內府供應一切裁制
躬節儉以先天下卽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歸田矣
陛下遣才幹廉員卽時發粟賑貸饑民次請做古常平社
倉之法而行之斯萬世之利在是矣

巡河

張添祐

臣察河源發於星宿踰崑崙折而趨積石乃會雍浮汴以
達於淮奔騰萬里衝突難支無巨岡大礪之攔而有兩淮
偏側之東宜當事者難之矣况國家漕運悉經於此若人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五

之咽喉然故南行則利漕而東決則害漕欲去其害而資
其利益難之難也夫河非汴不得合於淮故漕之憂常在
汴猶之內關之疾也假令汴可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我
之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盤而危我之清濟清濟定又虞其
越而危我之豐沛豐沛定又虞其畔而不南重爲運道之
阨議者委之於天數則曰不塞便不塞則運阻矣有謂宜
勝以人事則曰塞之便塞之非持久矣或者曰河有故道
宜及時興復不知奪河之必趨而回注於難明之故道非
所以察形也往者孫奪之役可監也或者又曰別開一河

以備運道不知設不必然之畫以要難竟之功非所以終
事也往者廖泐之沒可監也昔宋哲宗以司農范子淵開
河無功黜於陝州蘇軾草制曰前以有用之財興必不成
之事後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漢賈誼
治河上三策一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
功一成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一曰多穿漕渠旱
則開東方下流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興利除
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一曰繕完故隄增卑倍厚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謂之下策臣謂今之治河亦有三難洪濤悍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六

猛沙泥易雜而一遇霖潦則其潰也必暴一難也海水相
隔未能建瓴而境山坳石則其疏也必梗二難也倚辦縣
官勞費以億萬計而漂沒無時胥填無用之壑三難也然
治之亦有三策上流不暢則澎湃而爲災故水之由泗而
入者當漸以濬之也一策也下流不濬斯淤漫而爲害故
水之由徐而入者當漸以疏之也二策也引玉會諸泉之
水而使其流分築高郵諸隄之石而使其流殺三策也三
策行卽禹之故智不過於此矣此臣一得之獻未知有當
於聖衷否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今年二月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
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渙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
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渙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
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聞又月餘而臣始奉旨
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奉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
各部院叅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
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
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疏

七

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
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訢告臣照舊例送
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有華越赴司改換月日
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越投揭臣部大畧謂邀截實封廣
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从
住京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令
越去奉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羣黨輒叅正王以
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欽此臣以
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怒阻

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於王疏則以爲當勘而今於各宗之疏則以爲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動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旣而奉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旣已會同叅看著行與該撫按從公

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問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貺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卽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案勘報尚有異同還著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畧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

該卽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鈔謄上煩御覽臣部
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鈔謄
數本分送各部其事之始末如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
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
知一貫何意也旣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
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
大小皆當付是非於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
意爲行止臣不意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
心事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皇上

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誰敢
於三千里之外冒昧擔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
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
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
從起也使臣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
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按並在事司道府縣諸臣
有一事相關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
不可以頤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服人又每事過
執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諡與奪人之諡皆不過爲皇

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改易鈔謄謹封原紙呈上御覽

繳尚方疏

熊廷弼

奏爲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事臣本不才蒙神宗皇帝殊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劔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臣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國威頃臺臣顧造論臣謂尚方之劔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臣則何敢但臣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三

負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誑惑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臆表裏爲姦流言匿單布散鼓惑而臣不能用也軍法部署鈴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玩怠軍馬錢糧任意虛糜全不能驗而臣不能用也軍法離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許一人正法而臣不能用也軍法妄言敵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間江湖聲夜半驚潰乘機搶掠而臣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指騙閱規科歛各營路如朱桂芳高鴻中等而臣不能用也臣負尚

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臣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且責臣以
一刀兩斷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臣病勢沈重死期將至
雖欲作頑鈍行徑而不能待謹將原賜劔一口具疏且繳
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爲顧造過憂惟是劔爲朝廷威靈所
係劔還而臣已失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京兆玩侮易生
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如臣前疏亟賜罷斥聽勘一面
議遣才望來代一面移撫臣於遼陽督臣於廣寧薊鎮撫
臣於山海關支撐目前危急人情事機間不容髮而無徒
悠悠使國家受麻木不仁之症病臣幸甚殘遼幸甚緣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疏

三

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守備
楊進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音計繳尚方劔一口連匣萬
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

治兵理財實効疏

吳裕中

臣竊念年來舉國蒿目憂者惟兵與財兩端耳兵非驕卽
弱非逃卽潰費金錢如許誰稱必勝之戎財不在官則在
民不耗於私則糜於公授賊首何時孰操嘗贏之算於是
以刻薄嚴武弁以搜派責諸司當事大臣心血幾嘔究竟
兵莫用命民徒疾呼國家不得已之搜刮仍半入貪饕之

手此局牢不可破譬如走疾影墜深谷聚訟彌深而釀禍彌烈也方今武弁惟事苞苴參遊結契於監司總戎獻媚於撫按彼別無點金之術不過借經費名以侵尅軍需耳究其始豈非樞部自樹之風聲哉謀登壇者費數萬求專城者費數千雖關說疏題或出他人而牽制操縱總在該部是安望諸武臣精白一心簡兵練卒使投石超距之士効死封疆乎該部倘能力持不開一竇而武弁各得自愛以肅三軍撫按監司而下詎不轉相程效也故欲剔兵之蠹必先自兵部始財之匱也事例頻興徵求繁擾曷若從

各處餉稅諸科之糜費者一加節省而國家數百萬之金錢可立辦矣嘗見外有批委懸以徇有力之請飽司府佐顧之橐而公家會不得多收一錢之用究其始豈非農部自標之榜樣哉卽如督催遼餉一差迎送餽問不減外吏需次營委動擲千金又安望其實心潔已不自示一隙以畏後言乎名曰交際其實皆民膏皆國帑也與其撲滿盜之而泥沙散之何若錙銖積之而天府登之豈不堂堂正正昭臣子急公之誼乃徒事彌縫復顧鼠息使中宵魂夢僕僕靡寧矣爲者哉該部倘能力持交際可卻俾外有觀

法亦各以節省之餘歲終報部則欲剔財之蠹必先自戶部始兵部憂兵戶部憂財洗心滌慮風示外吏窮源探本計莫善此不然雖日事督責豈能期有成效哉

勘次輔丁紹軾疏

吳裕中

疏曰朝廷恩禮不薄輔臣黨惡有據敢冒陳愚悃仰祈聖裁速賜罷斥以厲臣節以奠宗社事次輔丁紹軾本一姦邪巧令小人其入閣一疏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險實有題目而無文章臣初怒焉心折以爲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應昌有言乃輒具疏求去至再至三佯喜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三

佯怒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而其人之中藏已畢露矣如明旨中心直口快四字不過爲次輔解嘲存體之言紹軾次疏干喜萬喜感皇上賜此一語亦旣以爲特達之知又曰何嘗盡直曰開口幾何豈贊襄四月來尚有匿腸尚爾捫舌乎抑以爲皇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至皇上遣官諭留恩禮備加或者謂大臣之用心非衆人之可識乃三疏口口聲聲咬定題目重複發揮只謂綠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環甲之武臣耳世龍之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

今內有容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慄於螭塘國
勢危若累卵如此重大題目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揆
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者從
求邪正消長之界多由大臣依違苟且遂成莫挽之勢方
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恩遇以又安宗社者
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有題目而無文章
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爲甚尚爾播弄唇舌曉曉悻悻此
臣所中夜腐心憤不顧軀而未敢緘默自己者也伏乞皇
上立賜乾斷蚤斥紹軾則政本之地擴然肅清從此創懾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十四

羣姦保全善類則國是尚有可爲之機天心尚有可回之
路民生幸甚宗祏幸甚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所甘心矣
奉旨丁紹軾於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卽首論廷弼蓋已具
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旣伏厥罪神人之所共
歡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趨空乘機逞其報復
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
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寬著
錦衣衛拏來午門前著實杖一百棍革職爲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獻勸學箴疏

任家相

爲循職掌恭獻勸學箴以效芻蕘事臣聞帝王之盛節在務學以親賢臣子之靖共必先事而後食故擊析抱關皆有常職執籥秉翟義無曠官臣至愚昧荷蒙皇上拔之外校繫官禁林備員講讀亦思殫心啟沃少罄生平乃青宮輟講比及七年朱邸右文遂成逸響臣等徒寄虛銜罔裨實用雖日支囊粟尚羨飽於侏儒而月糜俸錢祇負慚於尸素臣與同官臣張應完出則顧影自憐入則仰屋竊嘆河清可俟詎報稱於涓埃天聽彌高欲叩闈而躡蹠蓋方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五

今廟堂政務無一事不廢弛廢弛而至講學則大經大法何時幾於復振大小臣工無一人不鬱悠鬱悠而至臣等則居卑居貧無地可以自容伏念質賦矇誦並切箴規曝炙芹甘寧忘獻納昔九齡之錄金鑑陳善千秋如晏殊之請視學責難暑月臣非其人謬存斯志不揣狂瞽掇拾陳言輯爲勸學箴一通拜而進御儻塵乙夜之覽觀佇以傳宣願助丁年之嚮往牘已繁於山積量終恃於海涵矢竭愚衷違辭燕冗臣頓稽首頓首而獻箴曰煌煌帝制洋洋聖謨方策具布位化握樞匪精弗聚匪博弗儲綜繙研精

實惟師儒昔在商宗甘盤舊學召說傅巖學古求獲周成
基命旦爽夾輔抗法伯禽夙夜敬止歷漢暨唐代有英主
石渠虎觀金華冊府參校異同商確往古弋鈞詞林婆娑
藝圃理臻郅隆卓垂模架悼彼失德邇殖終迷博士倚席
講幄忘規朝鮮弼直政漸淪亾洵學猶殖不學將落匹夫
廢學陵替占國矧繫青宮萬方爲則治亂方寸安危頃刻
出聖入狂形影靡忒卽諸藩封本支磐石河間東平令聞
長世膠西廣陵荒淫自斃跬步分途千里馳背故晏安可
懷也而與其溺於欲也無寧溺於水則深宮之暇豫何如

江夏縣志

卷之

藝文疏

三

廣廈之勤疊近倖安可狎也而與其蠹於人也無寧蠹於
醜則婦寺之比昵何如師保之寅承無謂我貴下賤得民
入冑尚齒禮明有尊必學如不及懋修厥身而天爵之貴
其貴無倫無謂我富利令智昏藏靡弗散物忌太盈必多
識畜寶善洽聞而道充之富其富不貧無謂我聖習以移
性堯兢舜業湯躋聖敬盤孟著銘戶牖示警胡望之未見
而滿以招損無康好逸謂學爾勞文史優游師友薰陶疏
神達思體暢氣調清和晬益妙解天授胡學焉惰而美疢
銷膏無耽好樂謂學爾坊理義悅心厭飫滋長講習弦誦

金石宮商牙籤翻詠廣樂斯張酣歌恒舞恒心誨忘胡弗
樂學而茹荼是臧無矜獨智謂人孰愈良玉萬鎰追琢乃
器睽離燕僻諂讒沓至豈若虛襟容與切磋酌對鉅細畢
陳古今洞晰胡專已遠賢而耳目壅蔽無雜異術謂學多
端申韓慘覈佛老虛誕玄用蹙秦二武同患豈若淵源精
一闡述經傳乾綱坤維成憲懿範胡正學疎濶而竒袤汎
濫故學以資孝則爲文王世子問安視養朝夕寢門而至
德莫尚學以教忠則爲帝堯知人舉直錯枉岳牧疇咨而
天工熙亮學以虛受則爲大舜舍己察納宏謙翁受敷施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疏

七

而江河同量凡學之益美難殫述惟學之廢百戾叢萃無
日暫輟功虧一篑學則如登不學如墜無日姑待隙駒易
邁不學面牆學則光大無日不及日用飲食不飲則渴不
食則饑一日廢學何倣何依譬之御馬學其羈勒羈勒少
弛顛覆可虞譬之暗室學其燭炬燭炬一撤張儀何之日
新又新念茲在茲毋倦於勤毋荒於嬉烈祖降鑒帝命顧
諛儒臣執經敢告誓御

傳部

黃瓊傳

漢 范蔚宗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天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望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矣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裨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讓令衆

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微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攷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疎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无

者蓋有作者七人之論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亾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謨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位以後不行籍

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觀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荒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齊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

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姓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大啟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

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旣誅多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

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章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則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三

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建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草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

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
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
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
積薪之敝宏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
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
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
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
剝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
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
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
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
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
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
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
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
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
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

車騎將軍諡曰忠侯

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晉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鄖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十四

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旣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徒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

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哀之得君奇君爲哀之所得
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
別駕巴邱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佐畢集弔第二甥
咸在坐時佐史并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自左右及
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廷尉太原孫綽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
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荅了不
容思文辭超卓四坐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
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五

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亾君求赴
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
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
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
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合先赴義尋還
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
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
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

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
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
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荅曰明公但
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荅曰漸近
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
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州淵明從父大常夔嘗
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荅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
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
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
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
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
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忠烈傳

元沈如筠

嘗觀古賢人君子當衰亂之季有遠適異國而各行其志
誠大有不得已者矣宋臣張叔夏者張叔夜之弟也食中
大夫祿鞠躬盡瘁不愧臣職矣暨宋亾爲金虜所獲身縛
玉磬投于黃河屍流七日舟人救之猶有生氣旣甦欲自
殺以報國恩舟人救之國亾家破之日徒死無益子盍勉

爲後圖于是扶宋小宗潛形自楚隱于張大湖中築城修隄走馬操戈欲爲恢復之舉聞叔夜父子俱死難仰天大哭赴河而死楚人士義之葬于土城俗呼爲天子岡是也未幾小宋亦亾至寶慶元年其子逸民抱磬來歸哭于忠文之廟嗚呼若叔夜叔夏者真難兄難弟其同死社稷之心可謂忠矣烈矣與古仁人義士並傳于弗朽矣筠嘗過其墓憑弔久之不禁歎欲絕愴然而下亾臣之淚

孝子傳

張必貴

嘗讀孟氏傳而知忠孝之本乎性成也漢賢士孟若翁世

江夏縣志

卷之

藝文傳

七

居江夏微時耕於孟城之野漁於南浦之湖性喜讀書而又好種竹竹長千竿人號孟氏里居翁生宗教之習漢帙筆走蛟龍之腕教之讀周易學參義文之奧著衍義而紹絕傳世稱孟氏易解此家學之淵源也如是而尤可異者天性純孝宗生數歲父與之桃必跪受膝前母曰兒勿跪母以孚食亦如此稍長勤于洒掃卽知代勞種蔬釣魚以供甘旨夜則誦讀無弗怡然於庭也親老坐必執几行必執杖其孝養色養之風依依可掬也父歿而葬之剪藤抽薪不留塚土四時拜奠哀不自勝雖隆冬勝暑亦然母曰

喪逾三年哀可已矣若之何踰禮也宗曰吾傷之吾不忍其在土也母年漸衰垂白於堂宗當寒夜必擁衾蒙足而臥湯火之具弗絕於闈稍不豫輒掩淚沾襟如不欲生也及母容解頤懽忻鼓舞如出望外母有眼患宗銛目生明母知卦著而好樓居宗妻黃氏出裝資買宅於寧湖之南其地寬平築土爲垣內植花卉母顧而樂之曰所少者井與亭耳宗鳩工爲亭母曰亭何名宗曰孟母亭母曰善哉是稱雖然吾獨愧乎孟母也亭成作井於前母憑欄而觀似忘老焉故後人又稱爲忘老亭云母一日寢疾心甚憂之思食冬笋時天寒凍宗往南竹院求之不得遂抱竹而哭須臾竹生數莖持歸母食而愈君子曰非仁孝格天者不能也母垂年八旬有四而卒葬於鳳凰山下朝廷聞之舉其賢良官至御史贈司空雖膺貴顯而孺慕終身也後世孫孟珙者因宗舊址建祠鑄井故至今傳爲孝子祠云事載孟氏傳中

德安柯頌功傳

明 熊廷弼

柯頌功字元川先世孝感白雲山人以三世祖志能館甥於德安呂千戶澗潭遂家焉頌功蚤補諸生爲文不屬草

援筆立就試輒冠其偶有志節耿介如石落落寡合居恒
矜重自持雖盛夏冠裳秩如也閉戶讀書不問家人生產
以此益食貧性至孝父太梁字子任將以歲貢謁選時年
六十矣頌功歎曰父年屆杖里猶奔走北路從明經起家
母乃菽水不給於養乎人子之過也因痛自省責父嘗病
殆不起頌功晝夜侍湯藥曉不交泣禱於神請以身代竟
得瘥後四年父歿喪葬易戚咸備事繼母尤以孝聞搆一
樓於先祠後訓誨子弟肅然起敬一日盛暑登樓見其子
文跣足欹坐怒曰居處恭當如是耶提研擊其首血流被

面及文登賢書而頌功亦由選貢考授縣令顧文性和易
雅好音律歌舞偶爲詞贈歌者頌功聞而大怒旣杖之又
手取其表閭者盡碎之其嚴急如此戊戌文成進士筮仕
蜀之富順迎養甚懇頌功荅之曰使富順農安於野商安
於市士大夫無閒言卽戲綵承歡不啻也竟不往身課農
桑不復與戶外事文入爲西曹躬具板輿頌功終不肯往
植海棠百本於茅齋前日引子孫讀書其下所著有海棠
屏集十餘卷家訓遺矩一編嘗語其季子壘之婦父右藩
楊芷曰吾於古人法言中服膺君家敬仲四語如讀書以

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二者吾庶幾焉至若仕宦以孤寒爲安身君殆得其家法意許芷不附時相以求開府也時人以爲篤論弟頌德字洞庭癸酉舉人頌功子六人文齊京奕疊立齊蚤亡疊字敬夫邑諸生性孝友輕財好義文卒無子疊嗣以京之子孟梗有謂文之僮奴產業甚腆非孟梗所得耑者疊遂秋毫無所取奕又無子而卒疊復嗣以立之子楠及京卒又無子新友咸謂疊次子當爲後疊歎曰世喪道矣名奉蒸嘗實利貲產兄弟之間有市心焉吾雖曰不再食不忍爲此態也竟以孟梗之次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四

子華嗣之人皆服其廉讓素清癯年踰四十櫻未疾時母樂春秋高疊以身不克終養甚恨逮疾革遺命治衣衾以麻桐棺以素殯於東廊勿復備喪禮曰吾不得爲子以志恫也又爲文以告其先人曰死而有知當盡子於來世不者魂且不散長與杜鵑同啼也士大夫聞其言而悲之

賀逢聖傳

張希良

賀逢聖字對揚父陽亭先生理學醇儒也別有傳公少承家訓已有公輔之望與同邑熊襄愍廷弼齊名而學使熊石門尤以國士目逢聖嘗謂熊賀兩生固狎主文場然岸

饋陵輓摧陷廓清賀不如熊他日柱天維地休休有身後
令名熊不如賀萬歷丁酉廷弼領楚解逢聖獨報罷石門
延見新雋士舉手爲熊賀且謂賀子益當大貴無疑諸士
僅一揖退特吏趣逢聖至握手歛歔慙至再因以一公
事相屬約可資三年膏火公謝之石門益嘆仍復簡筒金
爲贈陽亨公問金所由來學使召作何語具述所以陽亨
公笑謂真吾兒矣越六年癸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以
二親急養請授學職得應城諭是時陽亨公春秋高不欲
之官逢聖僅攜一僕自隨而留危夫人奉菽水至則寄食

於訓齋屬視學篆已得併志讀書嘗兀坐明倫堂見先聖
於屏閒是日有持聖肖至者宛如日所接異之乃益淬厲
勇進以大儒自期丙辰遂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時詞林
雅尚風彩逢聖獨持簡樸嚴取與門庭閒然久之諸生歸
省學學使熊公適秉楚臬諸門生貴顯者紛紛陳乞不已
逢聖起居函丈一無所干而新撫某爲熊同邑人素有鄉
熊剛介不堪爲之下擬具疏拂衣諸門下士堅留逢聖獨
趣熊去曰以廉梗抗中丞傷國體若委曲渙忍非逢聖所
望於師也熊悟謂真愛我竟去壬戌分校禮闈所得多節

概士尋遷國子司業充經筵講官是時逆璫魏忠賢交通
客崔諸姦竊國柄朝攀附逢聖獨不假色辭璫思羅致
之乘間諷云各直省建立生祠惟貴鄉從無功德逢聖拒
以此地方官事非某所得知璫又云聞上梁文是先生大
筆正色云作文借銜固俗態逢聖待罪經筵不能走筆數
千里外爲他人署紙尾忠賢默然甲子歲當鄉比忠賢復
主廷議推逢聖典南試屬所私諭意曰此出上公命宜入
謝笑而拒之卽日嚴裝出都忠賢怒矯旨自涿州追還以
他儻往自是逆黨俱心銜之而楊左諸君子相繼罹璫禍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三

公乃力疏歸養甫抵里門而削奪之命下推官禹好善知
縣王爾玉俱逆黨百計窘辱之逢聖益峻自防諸姦陰懾
焉懷宗卽位詔起南祭酒尋遷少詹協理府事疊丁兩尊
人艱喪葬一秉古禮服闋入都由少詹遷禮部侍郎歷吏
部侍郎尋遷正詹教習館員禮部尚書明年詔入閣辦事
歷階少傅廕一子中書舍人時首輔頗專恣奧援黨附而
逢聖始終歛約持正如一京師呼爲賀聖人未幾致政歸
上思之不置奉特旨再入中書而終與首輔不協因屢疏
乞休愍帝御便殿謂逢聖曰先生忠謹端方朕深倚賴奈

何遽引退逢聖自陳疾狀仍詔慰留復抗章不已辭愈哀
上嘆曰先生獨不爲朕強留耶堅志難挽暫歸攝行且召
先生次日錫宴溫諭遣還此戊寅秋也明年遣大行齋璽
書存問獎慰有加然逢聖雖去國恒慮國事日非憂形於
色目擊楚中寇饑洊臻不惜屈體當事借前箸而謙謹逾
甚應門止一老蒼頭時與鄰曲握手平生道義相最繩約
子弟不使及公庭門內外若無宰相者癸未獻賊渡江逢
聖督守南門寇攻城急乃親啟楚藩請發藏鏹犒軍不應
猶以忠義勵守陣者五月晦日城陷入告夫人危氏曰吾

大臣家不可爲賊辱夫人率婦婢投後園池中逢聖俟舉
家沒乃投淄陽橋下以死八月城復索尸不得及歲杪湖
水涸得之凡六閱月貌如生逢聖生平得力實自陽亨先
生一步趨不敢失墜嘗喜吟韓魏公須臾慰滿三農望收
歛神功寂似無之句故其在政府申救黃石齋引薦謝青
墩皆以掖陰潛移有回天之力而頻經摧折以迄殺身成
仁從容不改其素蓋其融冶於聖學者深也而當時止爲
亞相所懷嘗不盡又登朝未幾輒引去論者惜之公子二
長觀明次光明與三孫皆死獻逆之難觀明之配曾氏光

明之配陳氏闔門就死者二十餘人惟孫士聰士廉存外傳所載多奇蹟如鎮潯江水妖拜袞赴闕時黃鶴導前諸軼事以怪不具書

忠節葉蒼巖公傳

王一寧

葉映榴字蒼巖松江上海人性穎悟五齡就外傅十歲屬文章下筆千言年十六中順治丁酉鄉試父左都御史公訓日子文秀穎本天資耳解學問余乙卯一燈廣陵散矣公自是博經史規先正魁順治辛丑中馬公世俊榜由二甲選授庶常讀中秘書舉凡制誥典禮罔不洞悉公卿交薦公應博學鴻詞選公力辭蓋痛天下士習蠱吏治媮願得一席出以相天下士且爲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四

天子愛養斯民也嗣是分校北闈出典秦試所得雖知名士亦

鮮得當公意者已未衡文三秦端士習振文教秦風爲之一變補楚北藩叅議剔姦釐弊洞若神明兼攝學使印二月一一遵學政不少假借又常時時引一時同事媮合取容妮妮不克舉厥職以爲憂戊辰夏會部議裁楚總制標兵並裁總制去又值撫軍與荆南副使構忤一時

澄清吏治撫軍罰當去而藩臬以下及郡守皆議去而公

以清廉矯潔獨留是時武昌郡守印則武昌通判張護理
驛鹽道印則清軍同知朱護理分守道印則漢陽郡守黃
護理臬司印則黃州郡守蘇護理不數日裁兵造逆謀公
無兵柄又苦同事不能共遠謀而阻兵成劫新撫印奪新
撫敕分兵徧圍各公署而一時被議去者睢盱遁去而議
中僅降調臬司丁公偉赴報安徽撫軍請題去而其有官
守者如學使鄭公僑生則微服懷印詣荆請大兵去惟公
與闖戎宣公德仁巍然守死不去賊圍公公署偪脅公公
首項頊然不自得有問輒頊頊而已強問則頊若不曉事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聖

者賊怒白刃脅公從公曰爾依我兩事我何不可做官賊
衆請曰願聞公曰爾依我不燒殺我可做官賊曰不燒殺
公又曰爾依我勿閉城任百姓出走我可做官賊曰不閉
城於是賊大喜喜得一才能官做我大官也解圍去走歸
賊營中公令閉門請太夫人升堂坐跪泣抱太夫人膝曰
兒不得生養我母矣兒受

世祖章皇帝深恩受

今皇上深恩既無智謀消賊於未然又無兵柄殺賊於臨事
聖恩寬大舉家一逃非不可圖後效苟全性命也然兒讀聖賢

書豈肯爲此今遣家人幼子侍太夫人從水溝出去兒自
惟知

國事忠孝不能兩全矣隨命家丁奉太夫人夫人去復升堂
檢驗康字三千三百四十五號督理湖北糧務關防一康
字第二百十三號湖廣布政司印一順字三千九百十六
號布政司經歷印一順字四百九十一號欽天監曆日印
順字三千五十三號布政司廣備庫印一交付家丁葉
華休旋寫遺疏其畧曰臨難瀝血陳情恭謝

聖恩臣一介豎儒倖中進士選擢庶常歷任今職茲於康熙二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吳

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布政司印務忽本月二十二日督
標裁兵倡亂劫奪撫臣敕印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
史書粗知節義豈肯喪恥苟生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
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有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勇
又遠在原籍其餘三子年未成童煢煢孤嫠死將安歸臣
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從水溝遁出臣將糧道衙門及
布政司道號印封付家屬葉華林囑向過衙門呈繳疏付
家人於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賫投於是
朝服向

關九叩謝恩畢隨升公座大開門出所佩刀於案凝神養氣堂
下觀者百千人左右侍立家丁含淚不忍又不敢阻意欲
奪去刀不令公自靖公正色端座諭家丁不得仰視迺自
時時頤颯視人忽昂首頤頤齒厲聲大罵曰死賊死賊吾
其滅爾矣手所陳刀遂自剄血盈几案赤染公袍首頤然
屹不倒刀猶捉手中不釋百姓瞻者哭聲振天皆歎曰公
數日不死皆爲我等開城免燒殺故也因求拜見太夫人
方知太夫人去求拜見夫人公子方知夫人公子去愈加
痛心歎曰好忠臣好忠臣賊聞之面黃胆落趨署至公前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七

伏首至地云我等無狀令公至此相顧曰真忠臣真忠臣
顧署如懸磬百姓釀錢酒以祭且爲裨謀以藏扶從忠孝
門去賊衆及百姓送者數千人迺華林奉公命卽前詣安徽
巡撫楊公交授號印請咨題又於八月初一日詣通政司
投疏疏上荷

聖恩諭葉映榴值裁兵鼓噪抗志不屈捐生殉難忠節可嘉應
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遵例議參議殉難應賜光祿寺卿
廕一子入監讀書因有從優

旨意議賜通政使司廕一子入監讀書迺奉

特恩著贈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賜予全葬致祭遣官讀
文越一載恭逢

聖駕南巡公子專接

駕復塵

宸衷

詔議易名賜諡公卿會議復蒙

欽定諡忠節

御書旌忠二字以寵褒之楚鄂城因立忠節祠範公像舫亭奉

祀公子長身以廕除湖廣安陸府荊門州知州居官清正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吳

高才敷政能世其家學不愧忠節次子

贊曰公惟有此必死節之心廼生此不畏死之膽用此可
緩死數日之學而遂成此雖死不死之人嗚呼人誰不死
難抵公死人誰不生雖生若死維公天地同貞日月同明
諡以忠節不愧科名

都司宣公傳

王一寧

宣德仁字元儒北直宣府籍浙江紹興人博通儒術專精
孫吳以騎射策論中順治辛卯武舉挨序於順治十五年
十月除江南蘇州衛領運千夫長漕艘挽運夙夜匪懈歷

江河風濤暑雨祈寒艱難險阻無懼容怠志且多歷年所任內奉職奔挽如是者凡六運前後俱報可功加都司僉書康熙九年九月陞江南長淮衛掌印守備十七年五月轉山西掌印都司俱稱職二十年五月以倉糧案牽議降一級調用隨於是年八月赴大同遵例捐還職於康熙二十二年正月推湖廣掌印都司所統治兼楚湖南北一十五郡衛千戶所漕署運轉屯衛卒伍精覈詳明不啻如黨步軍以杖記爲笏記焉舉止端莊目光炯炯有若神人面微紫鬚髯若銀絲雍雍儒將登壇和藹可親佐理文武兩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四九

鄉試場二次俱稱職康熙戊辰會部議裁總制兵並裁督制去撫軍以他議亦去五月廿二日裁兵譁噪造逆謀奪新撫印敕劫司道帑庫會襄鎮總兵許君盛如省謁新撫阻於道詢詰起事賊操弓堂戈許綁縛去旋立僞帥府於閱馬廠前公衙門綁縛郡守以下文官及諸營將官脅從去翦辮爲記大叅葉公則出臨難經濟以救

朝廷

赤子徘徊糧道公署者四日賊得不燒殺不閉城以全百萬生靈先生惟知堅守臣節閉署不出不以面目示賊賊探先生署空且取火藥而火藥局又去先生公署二里許

故綁縛亦不及先生惟先生仰天呼籲閉署自守望外救
不至歎內謀無與共策舉平生所習孤虛旺相阨塞形勝
虛實向背臨幾決勝之策至此俱無所用惟困頓束縛圍
圍於百十逆賊刃矢相向火器相攻之內而已自二十二
至二十六凡四晝夜先生時時逆平時相隨侍家丁不許
近身家丁不忍離逮驅之不已逐令立戶外間閉戶而家
丁不敢逼視或從壁隙間窺或以指以舌以溼憲紙破探
望之但見先生時而搔首空庭仰天長歎時而脣齒合閉
怒聲振撼窻牖間時而躬擐甲冑髭髯皆磔豎怒目出數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五

分許時而端端默坐瞑目頰首時而或聞家丁述傳聞綁
縛某某官已去翦髻辨別頓足起左手執刀舞右手作助
舞勢遙向外指賊曰吾安得盡斫之又或傳聞剪髻者皆
伏賊前盡人臣禮唯謹則又起舞厲聲曰吾安得盡斫之怒
刀擲地下不顧至二十六日薄暮聞葉公盡節忽作歡喜
若壓得起如迷得醒歎曰好人好人隨命家人邵華繕寫
詳文遞江南安徽藩司衙門去陳設香案冠帶朝服望

闕泣叩曰臣無狀不能生報

皇恩矣惟死作厲鬼殺賊以酬

聖主耳拜畢起繞香案若步趨追隨恐後者然曰葉老翁葉老翁等我等我但聞靴底聲榻榻達階外家丁聞之者以爲靖節必亦如大叅以刀自剄上堂在次日乎故防維稍縱及夜將半忽疾疾冷風一陣悚人毛髮疾如兵馬行聲以爲賊相攻也家丁同夥吏胥推戶視之則仰見先生高懸雉經紫面銀鬚有數莖短髮黑白相雜一小辮垂垂朝冠下項以下帶金獅子錦繡麒麟生氣固凜凜堂堂也印呈几案上與香烟燭焰共映忠臣之面而已黎明觀者泣者盈數千人嗣是家丁扶柩歸從文昌門出去而賊勢猖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黨羽萬計自五月廿二及七月初

王師壓境天兵雲集時其搶劫火藥礮聲响數百里震四十餘晝夜聞者尚心掉不自寧云及七月中賊頭授首黨羽伏誅新來河南撫軍陸楚撫軍丁公確查盡節官員疏題表忠畧曰忘身盡節臣子之恒經恤死褒忠

朝廷之定典武昌裁兵譁諫事起倉猝其時被陷各官有抗志不屈竟以身殉者臣入城後卽行確查茲據布政使于養志等會詳前來查有前任掌印都司宣德仁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被賊迫脅守志不移而逆焰方張勢無兩立遂於

五月二十六日夜望

闕泣叩在署自經據兩司查覆之情節合臣入城所訪聞殉難
旣真純忠足尚相應仰籲

皇恩敕部議恤以勵臣節奉

旨下部議宣德仁係署遊擊管掌印都司事身死情真相應照
例加增一級授爲署叅將廕子弟一人以守備推用復奉
旨宣德仁值裁兵鼓噪抗志不屈殉難可憫從優加副將餘依
議先是先生次子化言赴藩司具呈請畧云泣思國爾忘
身臣分宜然父忠不白子職奚爲言父沐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傳

三

皇仁簡授楚閩蒞任四載慘遭叛逆猖獗逞威脅從言父感沐
皇恩浩蕩參養日深不能孤身滅賊以報効惟有不屈身死以
鳴節與葉糧道同日死忠預繕懇請轉詳咨文一角端差
家人邵華前赴江南安徽布政使司衙門投遞及奔柩回
籍之日查安徽藩司咨文未經轉詳請題言若不匍匐呈
白父忠淹沒莫彰罪戾滋深泣懇矜情俯准詳請具題云
云然吾聞之先生所官在宋以節度司爲之梁號馬步軍
司而唐之方鎮軍校也攬兵權分京外職嚴且重惟

國朝沿明制稱都指揮使稱掌印都司吉凶之禮雖視藩伯

而職僅掌衛屯轄火藥兵不與焉脫先生得與方鎮馬步軍節度司埒其事亦烏至此而岳少保又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廼先生與葉公同不愛錢同不惜死而顧罹此小醜竟成大難則天下事亦不係盡有大權特非僅一二人可謀也卓然大節一越人一吳人留芳於楚上叨

聖主褒嘉下貽萬民稱誦殆與封忠武而血食於鄂之尉遲公岳公常公可共千古已

熊孝烈傳

鄒漪流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五

公諱兆珪字元敬江夏諸生經畧遼東熊廷弼先生冢嗣也少有文名貌魁偉見經畧性剛急不能下人每婉轉切諫經畧輒大聲叱曰監子何知公退而流涕天啟中經畧下獄公走都侍父獄中者三年既被論殺西市魏闔復使人索公公不得拾父骸骨步馳還里對母大哭失聲與姊胡夫人相持日夕痛未幾姊死公曰我男兒也未獲死所姑遲旦夕俟之居無何魏闔用御史梁夢環疏贓十七萬牒告楚撫按下經畧諸子獄公就道慷慨語衆曰吾父生平戇激則有之安所得贓卽盡括田園器用圖書刀劔報

兩臺閩三月御史劉徽再上疏覆贓二百萬公曰吾惟有一死耳會縣吏云汝當出獄計畫諸贓公佯許諾乃以弟兆璧代繫既出獄泣別母弟妻孥編辭諸親友又往拜祖墓縣官不覺趨歸獄比賊益急公退閉戶書字兩紙手授其僕曰一以報吾母一以示縣官遂引刀自裁啟戶視之刀猶在手血盈戶矣蓋丁卯年正月十八日也公母詣縣官大罵屍三日始出獄顏面如生郡人士莫不悲之傳播遠近當路亦頗心動部疏因稍緩其期間數月縣官會計其所鬻金僅得二萬崇禎改元乃得免而公死竟無章之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五

者同學諡之曰孝烈

熊渭公傳

黃岡諸生熊霽字渭公號立齋弱冠時卽爲名諸生多所著述性孝友與正希金先生峩山章先生馮子畏菴汪子確菴相友善共相講學不倦尤嗜鬻能子及邵子臯極諸書一日正希諶之曰子百家流爾烏足以當孔顏霽應曰苟師文王師反不能樂孔顏樂乎相視而笑蓋庚辰冬日也辛巳與予訂南國一書後遂欲捐棄舉子業其中洎然寡營而其話言又滔滔浩浩若源泉之歸大海歲壬午忽

自洞悟生平事擬爲卦運卦氣一書自一歲至二十有五
某年值某卦某月值某爻分儀比象毫髮不爽癸未春罄
以生平著述囑弟雯及雲霽曰某書乃立齋立命書某文
集乃立齋半生文集子謹識之顧母大人在堂恐遺白髮
憂而又不能不爲諸弟託也時諸弟顧啣而不忍言及仲
夏賊南渡城陷先一日與畏菴確菴別云大丈夫當從節
義中討箇下落某當明日於某樹下書熊渭公死所幸爲
我語母弟至次晨果如言至某樹下遂爲賊所得迫之降
且官之不屈繼中以刃終不屈大罵賊曰賊逆焉敢辱我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五

投其身於荷池以死越三日汪子弗厥及僧熹雲收之顏
色如生手尚抱圖書懸象云噫立齋生平讀書之功驗矣
其洞悟處不能殫述及睹其所書如性理格言春秋主左
十三經註疏詳畧圖書懸象大易參立齋古今文又嘆立
齋之可以死已其時畏菴確菴皆不屈死數年後正希崧
山兩先生亦相繼死嗟乎立齋諸生耳義可不死勢且不
必死而立志較然卒踐其語人知正希諸君子之烈可以
流傳不朽孰知立齋已先著一鞭與諸君子把臂地下快
譚節烈乎同盟陳子小有集文文山句以哀之胡子石屋

朱子靜源輩皆有詩紀其烈余故畧誌其行事而爲之傳云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傳

五

記部

靈泉記

唐李 璣

泉以靈名非有蛟龍之與處而後為靈也茲泉之靈以山能興雲雨致風雪而始為靈耳凡泉有源有源必有流而清濁分焉斯泉無源亦無流無清亦無濁其色碧綠其味甘美烹茶香浣衣潔洗目明濯膚澤不與凡水類其靈也如是漢丞桃仙善卜地尋龍駐此見兩岸如門環以鋒鏑有二巨石似獬獸狀泉凝然在盤阿內桃曰此靈泉也不可鑿鑿則雷雨至矣迨天寶之末予家命匠氏鑿為基雷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七

雨大作王半載室乃成泉復從石脊中流出如液深知靈氣損矣於是引泉于除宛然一池雖大旱不涸天陰有雲霧覆其上始信桃仙之言為不謬云乾寧元年李記于白雲阿亭

出蜀記

採其涉
茲土者

宋 范成大

淳熙丁酉歲八月壬午予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閭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荆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監司

帥守劉邦翰子宣而下皆來相見邀飯皆曰未敢定日乃欲移具舟次余笑曰若定日則莫若中秋張具則莫若南樓衆亦笑許晚遂集南樓樓在州治前黃鶴山上輪奐高寒甲於湖水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東下天無纖雲月色奇甚江面如練空水吞吐平生所過中秋佳月似此夕亦有數况復修南樓故事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向在桂石時默數九年之間九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不勝漂泊之歎嘗作一賦以自廣及徙成都兩秋皆畧見月十二年間十處見中秋去年嘗題數語於

大慈樓上今年又忽至此通計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亦可以謂之遊子然余以病丐骸骨儻恩旨垂允自此歸田園帶月荷鋤得遂此生矣坐中亦作樂府一篇俾鄂人傳之癸未泊鄂州南樓月色如昨夜甲申泊鄂州蜀兵遠送者封樁裹糧之具至此當盡數貿易非三日不可了故爲之留統帥李周邀看新寨鄂營昔皆茅舍今始易以瓦屋方畢四分之一登歷雲寺則前後盡見周絡井井甚有條理將司中又有雅歌整暇二堂皆面江山登覽超勝乙酉丙戌自鄂州遣送兵之半歸成都丁亥風作不可行戊

子早解維欲出江風不已至暮逾甚又留一夕土人云上
江社前後輒大風數日謂之社風上下水船悉不行果然
已丑社風稍微解維小泊漢口

入蜀記

採涉茲土者已入
山川古蹟不重出

陸游

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晚泊白楊
夾口二十三日便風掛帆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
舫不可勝計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
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蕞州近兵來參見知
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五

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
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
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任夏口二十四日早
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
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
鞞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
也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西隅石城
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徂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
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任持三十年興

葺畧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
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
也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寶六年建南唐歲在己
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揚州忠重立前鄂州
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蕞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蕞正
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蕞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
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
則此碑蓋蕞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彝
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李

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
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亾爲懼方且言
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彝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
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
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猶久存得乎唐制節
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
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
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
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

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
貴之耳若魯直云唯有簡樓碑文章巋然立蕊戲也二十
七日羣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
閎偉登望尤勝下闔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
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二十八日同
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
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
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
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空

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
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
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
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效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
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
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憾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
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
號爲天下絕景崔灑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
今樓已廢樓旁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

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
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
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
嘗啟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
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
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
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
其中洞少南卽石鏡由江濱隄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
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奎

人爲多二十九日跌移舟江口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脉三
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自此以南爲
漢水

思親臺記

宋張文潛

山之有臺而胡以思親名哉昔吾先子避亂楚中託跡靈
泉每望西山落日恒哭泣於此而慟父母不見也先子雖
沒猶彷彿啼痕未乾而雞鳴風雨之際如聞太息之聲焉
瞻望此處有虬松千尺因担土成堆壘石爲臺百世而下
過此者必詢諸父老以遡夫爲臺之由仁人孝子猶有感

此而生哀者况乎吾父吾祖之子孫耶淵也日對此臺恍然見我先子而泣深風雨焉則邇日之春露秋霜亦未嘗不哭泣以相從也

崇祀記

熊廷弼

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自古有道德功庸者俱載於祀典而弗違我朝洪武初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三

公愈通海蔡國忠義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恒公趙德勝泗國武莊王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配享於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配享於成祖以昭代崇德報功之典下及民間有孝廉方正德行學問積於鄉里而沒世弗彰者令有司奏聞咸祭於廟其鄉我鄂渚爲三楚首望扼衡山而控大別經湘水而繞晴川歷朝以來名賢迭生其裨益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者烏可闕焉弗祀以負朝廷興起教化之心也哉某今歷舉其人上聞天府永垂祀典以重爲國光焉

蓼莪堂

臺泉

江夏古稱忠臣孝子之鄉也東六十里有山曰靈泉萬樹如烟一溪若碧北山之下多巨族大家惟張氏居地得山水之勝其中有含山樓右爲秋風亭右爲春露亭東西有二井東井以觀晴西井以占雨鄒沈二家所謂雙龍眼是也朝陽坡下爲公公居而巋然踞其上者則宋高宗所建之忠文祠在焉祠前去爲大觀橋環顧琴台烟雲不斷或倚山爲亭隨水爲軒以參差錯落于山腰斷岩之間者唐人所謂萬卷書樓其在歟過金龜園至黃獺陵覺出東嗟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古

岷隱隱隆隆綠樹蒼深之中有仕宦居焉其間梧桐引道松竹盈垣遶戶而入曲檻迴廊之中有小月池樊子之玩月池也有大月池董子之玩月池也左爲玉書樓右爲蓼莪堂玉書樓者曾太讀書之堂蓼莪堂者李廓事親之堂也堂之以蓼莪名也肅宗褒之以旌孝也迄于今李公往矣而蓼莪猶在忠文逝矣而廟貌如故後之登斯堂履斯祠者蓋不勝忠臣孝子之感焉是此山之所以足誌也

銀瓶井記

張尚德

靈泉書院之旁有井焉曰銀瓶余不知井之奚自而名也

明兵部公劉仲廉先生家世居此少時讀書於院中余揖見公公遊銀瓶予問其名公曰昔岳武穆有女曰銀瓶曾投井於是予甚愕然公指岳碑以示余余摹其碑以讀其文曰予以湯陰民籍不幸遭世變亂與老母徙居鄂城無日不與慈幃相依也念飛少失怙天母時勤織以教兒書飛不自暇逸攻肄經史頗曉意義適金師犯順侵我大宋疆宇母命飛曰方今朝廷招募奇才勇力汝盍出力報効以紓國難飛奉母命投軍於大將張所帳下授以武功所至輒效宗公澤謬許爲大將之材飛於此時志期除賊以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

安社稷數年以來馬到成功王室初安不意重譴以致敗公事伊誰之咎班師南旋拜見慈顏不勝感愴乃復修我牆屋構書齋於清風園中讀書養親以終天年何庸更擔古今之愁哉余讀此閒又恨回祿焚裂有碑無文予撫其碑幾爲之太息淚下劉公細閱其中有誓不同天死不忘君之句依稀無體認弗真矣及與之弔銀瓶井磚石層封似墓似塔苔痕侵綠蘼蔓於域矣予感此心傷因嘆銀瓶之有所以亾者也有所以亾者檜也

黃公鄉記

張璞

縣西南九十里有地名黃公鄉是黃公者吾不知其爲何時人亦不辨其名字而後世僅以鄉傳也亦可慨矣璞居京師十餘年讀漢室名臣傳見黃瓊自敘年譜並其里居而知黃公之居在江夏五谷嶺也又攷漢唐古誌瓊墓在青石邑瓊祖墓在黃陵山之東南今考其地止有五谷城無所謂居矣或曰漢關羽屯兵于此或曰宋岳飛駐兵于此亦無容深辨矣然觀其寨門城壘略如五花陣圖噫會是仕宦也而有此居耶余至青石店見通衢往來無所謂邑也想驛刻爲邑殆字之訛耶及訪黃公墓其農夫野牧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六

無一知者後之人其孰從而見之耶徐行過仙人山遇一老叟坐一獨石龐眉皓首問其年九十餘矣予詢之老叟曰今之五谷城卽黃公鄉也今之蔡氏莊卽黃公墓也語畢翛然一揖而去

含山樓記

張郁

楚有衡嶽控九華雷山而几席之卽攬瀟湘洞庭而瀦藏之其含乎名山大川者不知幾千里矣靈泉一山爲三楚之首望居鄂郡之雄風漢誌以江夏山名之彼有取爾也至唐而有夾山之名謂兩山對峙而二水夾流也宋世南

渡先人隱居此地仙師賴公謂宜建高樓以應旺氣張芸
叟公乃鑿碧石以爲基採杞楠以爲棟上植飛檻下疏雲
池高不過五丈氣可含萬象宋人稱爲一邑之衡霍也余
嘗升高峯以望之而見洋洋乎滙于東南者梁樊諸湖也
且見巍巍然列于西北者馬觀諸峯也而兩山夾水以盤
踞其中者則靈泉之含山樓也蓋斯樓也春宜吹笙以鼓
萌動夏宜撫琴以宣幽滯秋宜讀書吞天香也冬宜講易
見天心也宋元之文人學士往往流連歌咏于上焉然則
斯樓之所含者非獨含乎烟雲竹樹之景而直含乎古今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

山川之秀也觀風攬勝者倘亦有樂取于斯也夫

左氏居記

江夏人物三代之世喻良喻史爲伯禹上鄉修三皇五帝
之紀其傑出者乎至商而有官扎衙衡推算陰陽禮樂八
索九邱三墳五典之書無不讀矣成周之代屈伸宋策爲
武王太史通兩儀達三才洵不可幾矣下至梁隋陵夷殆
盡有若左天垣字光斗習左氏春秋振起其間于仁壽初
拜右相謝政而歸力挽楚風學者師事焉湖山自樂終老
于修賢里中云

張誠痊枯骨記

樊時中

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自元癸卯至乙巳賊兵蕩殺民無噍類其轉髀髑髏高高下下皆遍而滿焉夾山張公孝廉登高而歎則見泥滓聞闐者如破甌擔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有光慳張公慘形乎色命僕夫哀而埋焉至洪永成宏間張公子孫聯科登第者數十餘人世稱江夏名家人以爲陰德之報爲不爽云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矣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隱溪蔣君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澗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遊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餚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數里度松林沙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旁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久聞雞犬聲余

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與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顏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邱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茶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堯

坐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古體五言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幔道士起舞踟躕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賦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多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操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鰾盡散不復出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折而嚼

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余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
溪趣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
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淵折北而西取捷徑
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
樂邱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
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
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
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
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具在武昌山水

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
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
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
記

義骨塚記

陳述知

聚楚城難後之白骨而合塚之顏其碑曰義骨塚者大中
丞何雲從先生也獻賊屠城江流數十萬茹刃血數十萬
其最表著如所存明睿馮雲路外賀師相乃黃代巡得其
不壞之身而葬之矣若述知先大夫明城公之痛哭關廟

前而死宗侯夢周之手刃十數賊而死恭敬偕關外居民
活縛數十賊而死黃岡胡琪妻邢氏之羞爲賊見先投井
死汪邵孫妻熊氏之預自縊死萊州通判王師文楚長史
徐石松大冒令陳靖之江夏廩生汪澤長黃岡廩生汪陞
延熊需漢陽廩生羅天錦羅田廩生鎮時昌者一時名賢
高士潔身而死皆不得其骨者也荒草沈雲意在斯乎過
義骨塚有不禁涕泗之無從者

重建觀音閣記

熊伯龍

武昌府治之西爲黃鵠磯其上有觀音閣在劉宋有國時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七

爲頭陀寺郢州刺史蔡興宗所勅立以居沙門慧宗者屢
興屢廢以逮明初敕更爲觀音萬壽講寺蓋千有餘歲禪
誦勝地也不幸而燬於崇正癸未之兵頽垣斷礎瓦礫叢
積二十餘年矣康熙甲辰予適在籍過其地有閣巋然莊
嚴清閤人忘其燬實我大叅艾石宋公發願修復無所欣
助成以不日爲之歎息留連不忍去公聞予之樂斯舉也
因屬之書其事予嘗謂天下事有可廢而不可廢者名花
珍樹何關於居室而無之則不足以美園囿之觀梵宮寶
地何關於立國而無之則不足以表山川之勝二莊兩明

之後列利相望盛衰不一其盛也未嘗不乘乎寬博有餘之氣而其衰也亦未嘗不預爲擾攘急迫之徵是以唐初洪福經像致有瑞氣徘徊之異而其後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其時勢何敢望貞觀豈必勝幡不振乃爲有道之世哉公下車敷化風動雷行郵傳鹽筴咄嗟可了卽大役大災各有司存人可秦越視者亦必矯首奮袂楮柱調劑務期有濟於物而後止民之德公固不啻救湯鑊于幽途息劍輪于苦海矣乃以其餘力恢宏像教首新斯刹因洪水之橫流寓救荒于興葺薙草開林因仍笏地則無掘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七

山穿穴損命之傷一錢斗粟斤自皮囊則無殫府虛幣費人之虐人之稱斯役也何譏焉且天不弔楚始亂後治民生其間感時歎物如羈人旅客牢愁而無所告將有如張魏公所云欲愛貪念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者識者有隱憂焉而斯刹湧樓飛殿于都會之間據崇巖睨通壑鐸鈴夜語鼓魚畧則又必有頓悟浮生回心歸善蔭法雲而火宅晨涼瞻慧日而重昏夜曉者矣其愈于空山窮谷架大屋養閒漢如古德之所呵者不啻萬乎或者曰蕭梁廣崇佛寺達摩以爲有漏小果公自有其大者此曷足

爲公書嗟乎今之居官者考課所載飭城垣興學宮其名
可謂美矣一杯之土三版之牆猶必按賞格以赴公家之
急公特以願瞻廢墜人天憐悽一念悲憫舉羸于紉是誠
無所爲而爲之者天下之吉祥善事使得公等數十輩無
所爲而爲之生民之福邦家之慶其可量乎然則自今以
往世道日乘乎寬博有餘之氣而吏治無復以擾攘急迫
爲憂未必不于此一事卜之也是尙不足爲公書也哉公
名某山東膠州人與予同舉己丑進士閣成遷山西按察
使以去楚人如有所失焉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七三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大參宋公蒞楚之三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以
次修建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爲予言疇
昔之夜有神降庭請祠于予蓋卽世所圖鍾馗者予許之
復申囑再三成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爲夢也竊念冥
冥中已有成言何忍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按昔人
所傳唐明皇書夢有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
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
乎虛耗誠如尅言比諸捍患禦災得秩祀典固非僭越不

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爲恍惚不可知之事圖其形而未與于祭耶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時亦常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噫異矣乃予竊有說以處此凡以明相感不論久遠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蔑矣獨天不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秦寇爲原山西爲委先後流毒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災若爲之助虐焉生民以來虛耗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君亦式靈於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四

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於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爲國家耗府庫爲諸臣耗心力爲百姓耗膏血者賊也府庫耗而我乃倉箱心力耗而我乃廣胖膏血耗而我乃肥甘者所謂孽也賊自外生勢在山林惟師武臣力以勦撫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在城社非拔本塞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南山君之請祠也蓋將爰居爰處安意肆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發姦伏爲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遺後人也亦明矣公何惜此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予尤有感者

事至於夢亦幻矣土木之興於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者公盡斥之於馮馮登登以受此千百年而上不可究詰之人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然在耳目間者公其肯一日已於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於異日焉公爵里名氏詳見觀音閣記茲不載

黃鵠山名勝記

陳本立

黃鵠山名石城山長竟里高十尋有奇東連高冠綿亘郡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五

城先是圭土爲城者置此山闐闐中首瞰大江頭陀寺顯蔽之又黃鶴樓適扼其吭登覽者心目易饜而茲山真面益以不傳爲綜其名勝其自北盤道而登有亭翼然於城上者望江亭也卽古十盤亭亭左爲寶相塔甃巨石爲之下廣上銳週以石楯元威順王太子墓也更上卽黃鶴樓樓上高百尺八窻洞達者三層嵌空玲瓏勝甲三楚樓之東爲亭者二一擱筆亭初名太白堂重簷複道公私燕遊之所右曲石壁稍峻中爲孔道不署名人多指爲石鏡亭云再上爲斗姥閣卽古南樓也黃山谷詩鄂州南樓天下

無卽此以上皆西向白雲樓右長廊屈曲西爽石刻在焉
殘碑斷碣附列者多難卒讀湧月兩大字臥苔蘚中頗饒
霸氣其左有仄徑紆而下奇石佳樹夾道垂陰歷百武得
平廠地黃冠自爲靜室日留雲閣石礪清泉別闢生面其
南道院麗山者右曰四皇殿費禕洞在焉尋之不可得歷
於殿趾也由四皇殿左尋道直上丹磴連雲躋其巔盤曲
相引不敢俯視歷數折達仙棗亭亭凡三其中獨高者卽
山脊石辟加椽瓦焉牖戶欄楯皆鑿石爲之製極古倚亭
四顧滿目江山東望漕園亭臺滅沒武當宮意其舊趾其

隸觀察署者爲振衣亭爲陳友諒墓歷歷可指數又東爲
郡學宮廟廊芹藻巍煥馨香茲山靈秀所鍾如或見之亭
西楯以朱欄者仙棗樹也古色不青洵千百年物又西下
爲萬壽亭亭中列豐碑二則蠲楚賦上諭也古十間亭在
仙棗亭西此正當其處亭右卽白雲樓後趾右諸亭具南
向仙棗亭後爲一覽亭亭久廢其趾大可恣眺望由此隆
隆特起者皆山脊也其上爲廣永亭爲奇章亭惜不傳其
跡獨夏口郢城遺跡猶有存者至楚觀樓則與高冠共之
矣山陰諸勝曰方朔讀書台曰摩厓方丈曰靜春台民家

皆籠而有之好事者載酒尋之每郊一見余幸一登臨靜
春台焉山椒壓雲亭至正間建舊傳爲頭陀寺頂院度其
地當在仙桃跡左側仙桃跡巨石嶙峋高若堵墻下卽黃
鶴磯大士閣踞其首高出城闔洪濤盪胸景益奇茲山之
勝如此乃以逼近市廛不獲獨顯其奇而仙客騷人又皆
鉢心鏤骨日與司勛供奉爭長角技競爲黃鶴樓導楊盛
美而概置其他勝事嗚呼豈其絳灌不可以伍韓彭亦茲
山之幸猶不幸也夫

金口鎮卽汝南舊治記

段燦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

金口鎮卽古塗口晉隋間汝南舊治也口爲西梁斧頭魯
東西湖前後石湖諸水所由出踞口比居而居者星布基
列如畫四方百貨日夕物集舳艫帆檣絡繹不絕莫不知
斯地爲人物輻輳之所特不知舊時曾爲郡縣治也按方
輿記江夏漢沙羨地晉汝南隋江夏楚通志晉太康中置
沙羨縣太元初改爲汝南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是雖未
言建治塗口而江夏之曾爲汝南已有據矣武昌府志汝
南城卽汝南僑郡故城晉咸和中寇亂戶口南遷因置城
於金口已明載金口曾爲治城矣而縣志詳載咸和中置

汝南郡治塗口太元初降爲汝南縣隋開皇初改汝南曰江夏猶治塗口開皇初自塗口易治焦度樓下然則塗口之始爲汝南郡治也自晉咸和中至太元初凡四十餘年繼爲汝南縣治也自晉太元初至隋開皇初凡二百一十餘年又爲江夏縣治幾二十年共計二百七十餘年而治城始廢此二百七十餘年中豈非東南一大都會哉何生斯土者杳不識所由來也嗟乎治城之廢也迄今一千一百餘年矣誌乘雖載其事而無父老之傳聞又無士君子之講求雖欲識當日締造之規模延袤之廣狹與夫衣冠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六

文物之繁盛其孰從而求之余三十年前讀書江干之關公祠每風晨月夕偕二三知己登迴峰眺驚磯摹擬治城故址意必面臨大江背負牛頭芙蓉諸山左望赤圻之南右達槐峰之北崇墉窪池百雉巍然環以恢郭固以重關宏敞壯麗一如今日江邑黃鶴白雲鳳凰鸚鵡之勝今所存惟踞口一鎮雖亦繁然可觀然僅彈丸地耳其餘皆蕩爲坵墟化爲禾黍湮沒磨滅於兵火劫灰之餘後之人無有知其踪跡者因相與嘆嗟徘徊而不能已雖然自古盛而衰衰而盛固世宙倚伏之恒理塗口自治城廢後歷唐

宋元鮮有聞人至有明末季金河丁先生始以文章節義著我

朝數十年來駸駸乎人文蔚起每科必有得雋者由此材賢輩出滋長而川至者正未有艾余故表而出之使其地之曾爲治城云爾

書陶靖節先生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後

塗中卽

段 燦

按陶集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七

去遙遙至南荆叩柅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霄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鳴塗口者塗水之口今之金口是也詩作於塗口塗口以先生重矣豈惟塗口江夏一邑亦因之增重矣乃考諸縣志此詩逸而不載何歟得毋曰夜行塗中卽夜行道中一作塗口之註或有謬誤歟不知塗吾邑水名也自江陵而下無兩塗水其云夜行塗中謂行塗水之中猶稱江曰江中漢曰漢中耳註又云江圖自沙

陽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按沙陽
卽今嘉魚赤圻山名俗曰赤磯形小而秀麗可觀然則山
川道里與江圖無不脗合註之考據固甚實也先生之詩
之作於塗口夫奚疑哉夫塗口之由來舊矣嘗考兩晉時
荆鄂爲朝廷重地特於塗口建汝南城介荆鄂之間居然
一大都會也士大夫舳艫往來道所必經計其時艤舟登
眺揮觴鼓瑟而臨風作賦者不知其幾今皆湮沒磨滅無
有存者所存惟先生一詩而塗之人士至今鮮有知之者
豈非採風者之過歟嗟乎先生之詩人讀之先生之節義

江夏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記

全

人稱之未必能知之先生之學術淵源遠宗洙泗則世之
人未之知也世之稱先生者曰劉宋旣受禪先生乃恥事
之固也吾謂先生恥事劉宋不待受禪之日而其志已決
矣按晉之禪宋尙在元熙之庚申先生棄彭澤而賦去來
也已在義熙之乙巳蓋是歲三月先生爲建威使都見劉
裕所爲又一桓元故其詩曰晨夕看山廡事事悉如昔當
是時東堂之變零陵之讓早已逆睹而心傷夫是以飄然
挂冠不俟終日也昔伯夷叔齊首陽之餓餓于武王卽位
十有三年之後先生潯陽之耕耕於宋未受禪十有六年

之前洵乎介石之貞作於幾先先生之節之所以獨高千古而世徒曰不爲五斗折腰豈知先生者乎先生之世固佛老邪說誣惑而迷溺之世也自秦漢以來天下之言學者不顯背之以入於老卽陰援之以歸於佛先生卓然不變不惑獨能推尊孔氏而得其心法其飲酒之二十章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吾觀古聖賢處世極裁成輔相之道皆彌縫也堯之時洪水爲災舜禹益諸人起而彌縫之夏道失而成湯彌縫之殷道衰而文武周公彌縫之孔子彌縫於春秋孟子彌縫於戰國荀卿楊雄董仲舒伏生

申公之徒彌縫而未盡其道詩中所謂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也故曰彌縫者聖人之心法也非先生其孰能知之嗟乎當廬山僧慧遠結社東林時劉遺民周續之輩皆崇信之先生獨攢眉迴駕不齒社列非篤信聖人之道能若是乎然則絕世而下能親六籍而續洙泗之響者更屬何人其曰不見所問津正其以問津自命也吾嘗謂子輿氏而後惟先生得道統之傳而世顧曰五柳先生嗜酒而隱者也又豈知先生者哉吾故錄先生詩因發明先生之生平而書於其後以告吾黨諸君子俾知先生之足爲塗

口重以其詩寔以其人也補葺誌乘垂之不朽使夏兩
里山益增而高水益泳而深雖謂先生遺跡之留自今日
始可也

熊大司馬墓碑

章培基

此明兵部尙書遼東經略熊襄愍公之墓也公諱廷弼經
文緯武體國忘家東事之成敗有天而雄才偉略義膽忠
肝直共遼山遼水長存千古羣猜衆忌能矜爾萬里長城
不能使蹇蹇孤忠不志炳丹青骨香泉石也余承乏茲土
景慕先型每懷憑弔丁酉冬邑中紳士告公祠宇數楹坵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三

木一坏俱遭毀掘傷哉襄愍距今四世而瓣香坏土遂化
爲冷風寒濤不克自保念此涕零言之髮指因共邑侯金
諱定力捐俸以佐衆紳贖歸修賢里祠堂及祭田十石通
詳各憲另文紀石以垂永久惟公墓所月塘堦道舊皆磚
石礮砌因子孫愚頑斬及坵木致附近居民得毀掘無存
法應重科而衆紳士請從寬論聽其修復舊規踰時報竣
夫死士之壟樵採猶禁所以貴德長民者之事也郡國輿
志備紀名賢居第坵墓以彰人物之盛則維桑與梓於先
賢寢坵宜何如愛護又里中凡知慕義者之責矣繼自今

在熊裔爲乃祖瘞骨之地後有孝慈自當過墟而哀在邑人則先賢潛形之所亦當過閭必式相戒剪伐共禦侵暴苟有近墓樵採芻牧及盜取磚石者許錄此碑文請官法治設熊後裔偶有不肖犯禁亦許外人首告倍處嗚呼忠義千載不磨好德人心不死襄愍自不朽坵墓亦安有朽哉因命勒此墓前以昭示禁者

重修宋岳武穆王祠記

徐化成

予讀史至王之巔末未嘗不掩卷三嘆以惜其生之不偶而功業之未就也王忠義天成匪彝所思自宋至今數百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三

餘年匹夫匹婦老嫗孺子皆能道之是以形之歌詠托之傳記在在皆是其廟祀之盛與漢之壽亭唐之睢陽鼎峙天壤不誣也予歷覽山川見所以祠王者廟貌如故享祀不絕謂忠義自在人心今古如一康熙癸丑移節三楚而見王之壇壝盡爲瓦礫心焉傷之蓋鄂爲王封地而廟祀反不如他所豈楚人之愚耶抑王之靈不顯于是耶歲丁巳有所爲奉俎豆而祠春秋者岳生凌霄抱家譜而來請曰先王之廟一在東關之外一在東關之內屢經兵燹祀事廢墜關外之廟傾圮無遺關內之廟尙存而爲僧所踞

願復之以妥先王之靈以鼓忠義之氣予再四審之乃移檄方伯暨府縣諸有司捐貲鳩工廢者新之腐者易之不數月而廟成春秋享祀亦仍其舊而原所置祭田若干畝仍令生主之庶幾上稱

聖天子

表忠遂良之盛心而生之子若孫亦世守勿替以昭本朝之明德于無窮而王之忠義亦已若日星之不可掩而與壽亭睢陽並峙天壤矣是爲記

湖廣貢院新增號舍記

王一寧

國家建官至方岳之司則爲外階崇秩蓋今之布政卽古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十四

方伯之職職甚重矣哉職重舉凡官吏賢否錢穀兵刑禮樂文章靡所不統脫非才德兼優者甚難肩斯任也迺觀李公國德備才全優優斯任者歲壬午公奉命來楚正當大比貢士期舊制棘闈號舍不滿六千督學使苦號舍有定凡取錄科舉不敢踰限楚士常有棘牆外望之歎公下車聞此語卽建議曰當今加意人材廣科廣額安得以號舍缺少至人材有遺耶於是多設法廣坐號士子感誦今又以科場餘費擴借江夏學肄業廢地建號舍躬親度地委員董工廣號計若干間較舊制寬綽合前後共得若干

間謂非崇儒愛士其能然乎不寧惟是公精白之操凜如
冰霜端介之守確如金石至於官吏賢否錢穀兵刑禮樂
文章無不洞悉詳盡而政事之暇時形之歌咏如句注等
書殆如天球之響翠鳳之毛是真能以經術飭吏事復以
政事爲文章者各臣鉅儒之所不能兼而公兼綜條貫漱
澗而爲金屑玉液搖筆而爲漢回星芒敷澤而爲油雲膏
雨行法而爲烈日嚴霜清慎勤三字無不身體力行善政
善教述不勝述若廣增號舍亦不過政教中愛士之一端
何足爲公記記之將以告諸生之應試者履其號勿僅感
亦不負

國家建官委任之重也是爲記公名基和字協萬號梅厓癸
丑進士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五

江邑貢生程雲炳弟雲煌雲煥捐

義田記

查

瑩

提學

作人莫先於學校建宮崇祀鉅典攸隆雖制極愜閤惟期
歷久彌新至造士選士基於小學師道立善人所由多也
若三歲賓興士子羣驥首而望雲路况熊封首邑尤爲楚

材傑出之區乎顧斯文之化隆於上而好義之士興於下其應如響焉江邑修賢里貢生程雲炳全弟雲煌雲煥承其父候選布經聯槐未逮之志慨創義舉誠有足誌者江邑舊有學宮重修於乾隆己丑歷有年所旁風上雨不能無木朽石泐之虞生乃捐田以資每歲補葺勺庭書院肄業諸童月例給銀無多生復捐田以助膏火遇鄉試之年士之懷材欲試者寒糴蕭瑟饋粥不繼每至裹足不前生更多捐田畝以資闔邑諸生場費於是而邑庠之中祭菴鼓篋者常有寧宇矣於是而舞勺之地啣喁佔畢者益不

江夏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記

六

絕吟矣於是而棘院鎖闈人思握靈蛇之珠士爭獻荆山之玉者皆得所資矣嗚呼生之克承先志好施樂義者何若是之孜孜罔倦也乾隆壬子秋由學申詳大府優加獎勵酌定章程其田畝若干具載公牘並紀生等義行入志予適採風斯土習聞善舉深用嘉許爰濡筆記之泐諸貞珉以爲好義者勸

